

新發現十五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

李壬癸**

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要嘗試解讀新近才發現的十五件新港文書。除了一件是用漢字書寫的以外，其餘的十五件都是用西拉雅語以羅馬字母拼寫的契約文書，而且都只是單語的。我們所要進行的工作有這幾項：(一)轉寫 (transcribe) 這些手寫的書寫體為印刷體字母，因為有些字母不容易辨認；(二)嘗試逐字翻譯，包括實詞與虛詞；(三)決定詞界，有些語詞的書寫方式是幾乎每個音節都分開來寫，得要連起來才能成為有意義的個別語詞，也才能解讀；(四)嘗試解讀各件文書的內容。最大的困難是今日已沒有人會說西拉雅語了。我們一方面要藉助於村上直次郎⁽¹⁾一書中所錄的那些新港文書的文字和內容，另一方面也要藉助於小川⁽²⁾當年對該書中的各種契約文書所做的整理工作。此外，我們也要參考最近幾年 Adelaar⁽³⁾ 跟 Tsuchida (土田滋)⁽⁴⁾

* 本文初稿於 2002 年 3 月 1 日在中央研究院舉辦的「文化差異與社會科學通則：紀念張光直先生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承蒙評論人劉翠溶及與會學者施添福、黃富三、陳秋坤、周婉窈等幾位教授提供寶貴的意見，特此一併誌謝。張光直教授是我一向非常敬佩的學者，不僅他的知識淵博兼有深度和廣度，而且為人敦厚，培植晚輩的人才不遺餘力。我個人跟他雖無師承關係，卻連我也深深感受到他如沐春風。本文的撰寫，特別要感謝密西根大學考古學教授 Professor Henry Wright 先提供新港文書的影本，後又協助拍攝幻燈片及數位照相。其次要感謝我的助理簡靜雯小姐把十五件新港文書手寫稿轉寫 (transcribe) 出來，並且做了初步的解讀工作，對我的解讀工作有很大的助益。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土田滋教授、翁佳音先生、黃秀敏小姐指出這幾件新港文書轉寫跟解讀的一些問題，讓我有機會更正不少的錯誤。本文的寫作經費由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及國科會特約研究計畫 (編號 NSC90-2411-H-001-007) 資助，特此銘謝。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 (1) Naojirō Murakami (村上直次郎), *Sinkan Manuscripts* 《新港文書》,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2, No. 1. (Formosa: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1933).
- (2) Naoyoshi Ogawa (小川尚義), "Notes on Siraya,"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Notes on 《新港文書》 (*Sinkan Manuscrip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現藏名古屋南山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圖書館。
- (3) K. Alexander Adelaar, "Grammar notes on Siraya, an extinct Formosan language," *Oceanic Linguistics* 36:2 (1997), pp. 362-397; "Retrieving Siraya phonology: A new spelling for a dead language," in Elizabeth Zeitoun and Paul Li, ed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1999), pp. 313-354; "Siraya reduplication," *Oceanic Linguistics* 39:1 (2000), pp. 33-52.
- (4) 土田滋, 〈シラヤ語人稱代名詞〉, 收於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族研究會編,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第一號 (東